

民族植物学——社会及文化价值初探

龙春林 王洁如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 昆明 650204)

摘要 简要介绍民族植物学的性质、研究现况及其在经济、生态、环境和学术上的应用情况。民族植物学的社会价值通过其在增强民族自信心、伦理学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作用得以论证。民族植物学的文化价值具体而生动, 体现于种种直接的植物文化现象(如植物礼仪文化、食花文化、树叶信、草药文化等)和宗教行为(如植物图腾、树神崇拜、神林崇拜等)。通过对民族植物学的经济、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的分析, 作者相信, 民族植物学对于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民族植物学; 社会价值; 文化价值

On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ethnobotany Long Chun-Lin and Wang Jie-Ru
(Department of Ethnobotany,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J. Plant Resour. & Environ.* 1994, 3(2): 45~50

The nature and research status of ethnobotany, and its economi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functions are briefly introduced in the present paper. A tentativ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ethnobotany, which are the other aspects of values of ethnobotany, is achieved in this paper. The ethnobotanical achievement is the evidence of civilization of ethnic groups,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self-confidenc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Ethics and intelligent property right of ethnobotany are treated as the social values. Kinds of culture phenomena of ethnobotany such as plant ceremony culture, flower-eating culture, plants used for communication and herb culture are described. Plant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religion based on their uses as totem, taboo and holy things. As a result,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ethnobotany will be potential in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e diversity and biodiversity.

Key words ethnobotany; social value; cultural value

1. 民族植物学的性质

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 人类生活与植物一直紧密相联。这种“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大多存在于民间传统知识和民族文化中, 很大程度上还不为人们所了解, 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就是在认识和研究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产生的。自1895年正式提出这一学科的近百年来, 民族植物学在世界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5]。

1.1 民族植物学的性质

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的科学^[5], 它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

收稿日期 1993-12-02

植物的认识和利用,以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植物及其环境的影响。因此,它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植物与植物环境、人群与社会(包括古代人、现代人,原始部族和文明社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当研究某一地区的民族植物学时,其在经济、文化上有价值或意义的所有植物都在研究之列,例如食用植物(野生蔬菜、饮料植物和嗜好品等),建筑用的植物材料,药用植物,具有文化和宗教意义的植物,植物图腾与禁忌,文化、艺术作品中的特定植物,以及民俗、乡规民约涉及的植物;而当研究这些“民族植物”时,其所在地区的社会结构、民族文化和人类行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民族植物学涉及的学科范围包括植物学(植物分类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药理学、语言学、植物化学、伦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时还要利用其他学科领域的原理和方法。所以,民族植物学融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

民族植物学形成和发展它的分支学科,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区域民族植物学、民间分类学、民族饮食学、民族考古学等。民族植物学还有许多相关学科,如民族生物学、经济植物学、民族生态学、民族动物学、民族昆虫学及民族天文学等,涉及人与自然界许多方面的关系。

1.2 中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与美国、法国、英国、墨西哥、巴西、南非和印度等国家相比,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并愈来愈为国际民族植物学界所瞩目。

应该说,具有悠久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对民族植物学的贡献如传统中草药、各种有关植物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我国56个民族传统利用的植物在8 000种以上,而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又各有殊异,从而构成了一幅多样化的中国民族植物学图谱,它与我国辽阔的幅员、丰富的植物区系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一起,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基石。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源地。“民族植物学”一词在我国出现始于1982年^[1],而系统地开展研究工作,则从80年代中期开始。1987年1月1日,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机构——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特别是1990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民族生物学大会(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thnobiology),促进了中国民族植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也确定了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2. 民族植物学的应用

与其他学科相比,民族植物学尚处于发展、壮大阶段,但已显示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与它的学科性质相符合,民族植物学的应用价值也表现在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方面。

2.1 经济意义

应用民族植物学于植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首先,在寻找新资源时,民族植物学的方法较之其他方法简单、快捷。因为许多植物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和利用,并已经过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实践检验,其类别、作用或功效都可从民间传统知识中获得,只要辅以现代分析手段,就可达到寻找新资源的目的。例如,麻醉药的发现,几乎都是通过民族植物学的方法;其次,由于这类资源直接来源于民间,容易为人们接受和推广。

2.2 生态、环境意义

各民族对其居住的植物环境的认识具有鲜明的地区性和实用性,有些已发展形成了特殊的适合当地持续发展的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例如,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的由村寨、庭园、农田、神山、人工薪炭林和自然植被等构成的系统,阿克人(哈尼族)的由村寨、人工藤竹林、村外风景林、轮歇地和村社保护林等构成的系统,通过民族植物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研究,证明它们都是持久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在许多自然条件相同的地区推广应用,起到维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2.3 历史、考古意义

通过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可以推断古代人利用植物的一些情况,也可弄清人类活动对当时环境的影响,以及植物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美国民族植物学家通过对烟草的考古分析和研究,揭示了烟草对印第安人乃至欧洲各阶层人们的日常和文化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8]。

2.4 学术、科研意义

由于民族植物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所以,它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同时,也对其他学科具有辅助及相互印证的作用。

栽培植物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问题,民族植物学为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对玉米、菜豆、南瓜、腰果、西瓜、笋瓜、葫芦、刀豆、小米、向日葵、苋菜、高粱等作物的民间叫法进行了语言分析,并通过考古鉴定、农业技术、园艺学和药典等多途径的研究,弄清了它们的起源和传播途径^[2]。

在植物分类学方面,民族植物学也可以起辅助作用。例如,由于分类学家对某一类群植物进行分类研究的时间和条件极为有限,会疏漏一些种的存在或因缺乏某些证据而使同一物种多次重复(如竹子的分类),通过民族植物学的调查分析,可以澄清一些学术疑点。

3. 民族植物学的社会及文化价值

民族植物的社会及文化价值是这一学科价值的另一主要方面。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仅散见于少量的调查报告和民族文献中。

3.1 社会价值

与其他学科一样,民族植物学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其社会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3.1.1 民族自我承认价值 任何民族都有被得到承认的愿望,少数民族尤其然。虽然每个民族都有其存在的伦理学基础,但要真正得到承认还需有实据来证明。民族植物学在促进民族自我认识和民族相互了解等方面业已做出或将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各民族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成为我们今天奋发向上的动力。渺渺长河,浩浩烟波,许多优秀的经验和知识被湮没于习以为常的传统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从各民族对植物的传统利用中挖掘出优秀、合理的部分,是民族植物学的研究目的之一。当这些优秀经验和知识被发掘,并为社会服务时,就增强了这些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傣医药是我国四大民族医药之一,它的得以承认与民族药物学(民族植物学的分支学科)

的研究是有紧密联系的。现在傣族人不仅能享受本民族传统医药带来的好处,而且真正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因为勤劳智慧的傣族人也象其他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一样,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3.1.2 伦理学价值 植物作为自然界的生灵,与人类一样享有生存和受到保护的權利。民族植物学的伦理学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民族传统的植物知识和经验的伦理价值,其二是民族“植物文化”的存在价值。

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多样性是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基础,尊重千百年来不同少数民族所积累的经验是现代人的基本道德,也是知识的生存天赋,而这一伦理无疑将依赖于民族植物学及其相关的学科。

民族文化同样应受到尊重,它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成分,尤其是人类早期文明的象征,植物文化至今仍具有勃勃生机,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植物的保护和利用,对于人类文化的充实和发展,具有持久、稳定的意义。

3.1.3 知识产权 民族民间传统知识源于氏族社会的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成果,其知识产权是怎样的呢?首先,它是属于某一特定氏族或民族的,他们是这一知识财富的拥有者。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氏族社会尤为重要,“文明社会”或“文明氏族”在掠夺他们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分享了他们丰富的传统知识,文明社会理所当然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包括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传统的植物知识具有社会性,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成果是为社会服务的。既然这种知识产权具有双重性,政府及企业在利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成果时,应考虑传统社会的发展。

3.2 文化价值

民族植物学的文化价值较之社会价值有着更具体的表现形式,并与宗教有紧密联系。

3.2.1 直接文化价值 在开展民族植物学调查的过程中,可能发现各种各样的植物文化现象,如礼仪植物、食用植物、药用植物等,它们已渗透到民族文化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一现象可称为“绿色文化”。

许多民间传统习俗和礼仪都必须有植物参与,这些植物往往都是特定的种类。例如,云南大理白族“三月街”的礼仪植物是松树(*Pinus yunnanensis* Fr.)和柳树(*Salix* spp.),白族“秧歌会”的礼仪植物是盛开的桃树(*Prunus persica* Batsch)花枝^[9];云南楚雄彝族的葬丧礼仪植物是一种栎树(*Quercus* sp.);而西双版纳傣族的佛教礼仪植物则多达58种,其中如贝叶棕(*Corypha umbraculifera* L.)、菩提树(*Ficus religiosa* L.)和红木(*Bixa orellana* L.)等^[7]是佛教经典记载的重要宗教礼仪植物。

观赏植物、妆饰植物在民族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前者种类繁多,组成了多样化的观赏植物群,后者则通常具有特定的含义,种类相对较少。西双版纳傣族的观赏植物达150余种或变种,其中许多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6]。例如,香露菀树(*Pandanus tectorius* Park.)是傣族庭园习见观赏植物,但它还有另一层意义,即表示该庭园的主人家中必有少女或少妇,其傣文音译为 guo luo quan huan 或 guo nan jin,意为“少女花”。妆饰植物的特点一般是花大而美丽,芳香持久,易于栽培等。基诺族妇女四、五月间喜欢将黄栀子(*Gardenia sootepense* Hutch., 基诺名为 se si 或 si si)花作为耳饰;西双版纳爱妮(哈尼族一支)妇女则终年佩带有香味的跳蚤草(*Adenosma buchneroides* Bonati),香露菀(爱妮语为 geng)花则常被用作头饰。佤族妇女以藤

(*Calamus* sp.)圈作为饰物,并用以表示婚姻状况和年龄等。类似的例子在华中、华南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中也较多。

树叶信(植物信)是植物文化最生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很可能这是人类语言文字产生前的一种间接交流方式。景颇族的树叶信是已知的树叶信中最复杂、最能表达内心世界的一种。树叶信常用于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也用于表示氏族部落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或和解。黔西南苗族也使用类似的无字情书,把不同的植物的各个部分按不同的方式排列在“五色饭”上以表达不同含义。云南白族在古代就有用树叶信传递国家公文的记载。现在的墨勒人(白族的一支)社会中仍存有这一遗风,尤用于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

饮食文化方面,植物更是必不可少。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盛行的食花文化^[4],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人们对植物界的深刻认识。我国侗族地区流行的“虫茶”是侗族先民们认识和利用植物与昆虫并使两者和谐统一的典范^[10]。用植物给米饭染色在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如上面提到的五色饭、江南一带的乌饭以及傣族的黄糯米饭。

融入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植物通常具有科学的内涵。例如,端午节门框上悬挂的艾蒿(*Artemisia argyi* Levl.)和菖蒲(*Acorus calamus* L.),有杀菌、驱蚊、熏香之功效。贵州布依族夏至前后将磨芋(*Amorphophallus konjac* C. Koch 以及 *Am. yunnanensis* Engl.)叶片悬于正门两侧,祈求凉爽的天气和风调雨顺的好光景,同样也起到杀菌、驱蚊的作用。

应用民族植物学对种植物文化现象进行识别与研究,对于更好的研究、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为市场经济服务,将起到积极作用。

3.2.2 宗教价值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一种普遍现象,即庙宇和历史名胜周围的植物一般能得到重视和保护,这是植物与宗教相联系的典型例子。大多数少数民族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有的还把植物视为其祖先或图腾。其他民族(包括汉族)都有对植物的禁忌现象。此外,植物在巫医和巫术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多民族都将植物作为氏族的图腾。例如,马缨花(*Rhododendron delavayi* Fr.)是云南楚雄县华山一带里濮氏族崇拜的图腾,因为他们相信:彝族的祖先是依赖于马缨花而生存下来的;同时,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情况,应将相应的植物作为图腾来崇拜。许多民族视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 Staudl.)的果实为图腾,包括拉祜、基诺、佤、彝和阿克人(哈尼族)等,这些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几乎有近乎雷同的故事:其祖先都因藏于葫芦中逃避了洪水而幸存。

神树(龙树)或树神崇拜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中最普遍的植物信仰现象,而且其在世界宗教史上也占据着重要位置^[3]。欧洲雅利人安的各氏族都崇拜树神;古罗马城中的一株山茱萸(*Macrocarpium chinense* Hutch.)被认为是最神圣的东西;西非所有部族视高大的木棉树(*Bombax ceiba* L.)为神灵;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欧洲的神树崇拜痕迹依然存在。在我国,几乎每个民族都崇拜神树或树神。例如,每个苗族聚居地的村口都有一株神树,受到绝对保护;云南白族崇拜的神树种类有滇朴(*Celtis yunnanensis* Schneider)、黄连木(*Pistacia chinensis* Bunge)、合欢(*Albizia julibrissin* Durazzini)、栗树(*Castanopsis* sp.)、大青树(*Ficus lacor* Buch.-Ham.)等;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德昂、布朗、傣)多把菩提树、贝叶棕作为神树。

山林或神林崇拜是植物崇拜的又一普遍现象。其中既包含了原始自然观(即万物有灵),又包含了原始生态观的思想。神林崇拜通常通过宗教形式或乡规民约而表现。充满原始生态观的山林崇拜十分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远古时代持久农业生态系统的决定

性因素之一,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仍有相当积极意义。在云南楚雄县华山彝族聚居区,每村都有一座“神林”,林内严禁采集、伐木、放牧和狩猎。西双版纳傣族每个村寨都有一座“神山”(亦称“龙山”),是傣族地区的重要地面生态景观,山内一草一木都严加保护,被认为是云南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区和物种流动的“跳脚石”。位于楚雄市以西20 km处的紫溪山,是滇中地区仅有保存尚完好的一片自然林,这与当地的反映原始自然观和生态观的乡规民约是紧密相联的。

4. 结 语

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的科学。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都获得了关于他们周围环境和赖以生存的植物的种种知识与经验,民族植物学研究这些知识与经验,揭示其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价值。民族植物学研究、总结民族优秀的传统植物知识与经验,对增强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对寻求保护植物与森林的有效途径,都起到积极的作用。民族植物学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奇特多样的地域差异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决定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广阔前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日益频繁,我国民间许多有用的或有潜在应用价值的传统植物知识正在消亡,因此,为抢救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广泛开展民族植物学的调查和研究已势在必行。通过宣传普及、专业培训和系统性的研究,逐步在中国各民族中开展民族植物学的编目、整理和开发应用研究工作,必将使我国“民族植物”的知识宝库大放异彩,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裴盛基. 1982; 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热带植物研究论文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
- 2 裴盛基. 1985; 民族植物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
- 3 (英)詹·乔·弗雷泽著, 徐育新等译. 1987; 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北京.
- 4 近田文弘, 裴盛基编. 1989; 亚洲的食花文化. (日)诚文堂新光社, 东京.
- 5 Ford R I (Editor). 1978;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Ethnobota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6 Long Chun-Lin. 1990; Diversification of Homegarden as a Sustainable Agroecosystem in Xishuangbanna, Proceedings of SUAN V Symposium (in press).
- 7 Pei Seng-Ji. 1985; Some Effects of Dai people's Culture Beliefs and Practices upon the Environment of Xishuangbanna, Cultural Values and Human Ecology in SE Asi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8 Winter J C. 1990; The Prehistoric Use of Tobacco: a Pathway to Plant Domest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thnobiology, Kunming.
- 9 Xia Quan-Sheng. 1990; Plant Worship in Bai Nation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thnobiology, Kunming.
- 10 Yang Chang-Yan, Long Chun-Lin. 1992; Study of *Clunghclai*, A Special Beverage of Dong Nation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thnobiology held in Mexico City, Mexico.

(责任编辑: 许定发)